

韩国 启示录



企业管理出版社

72 42132

韩国启示录

——韩国经济危机实录

李立绪 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启示录: 韩国经济危机实录/李立绪著.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8. 9

ISBN 7-80147-103-2

I. 韩… II. 李… III. 经济危机-韩国 IV. F131.2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6759 号

技术编辑: 杜 敏

韩国启示录

——韩国经济危机实录

李立绪 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

发行电话: (010) 68414644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100044)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建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75 印张 316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7-80147-103-2/F · 101

前 言

1997 年底，韩国爆发金融危机。一夜之间，“汉江奇迹”落幕，“韩国神话”破灭，“太极虎”变成了“太极熊”，这个全球第 11 大经济体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之一。股市暴跌，韩币贬值，外汇储备见底，国家两次走到了破产边缘。随着危机的深入发展，金融危机渐渐演变成全面的经济危机，韩国几十年高速增长所积淀的一系列问题和“泡沫经济”综合症开始暴露和发作。工厂大批倒闭，金融机构半死不活，国家大量举债，国际社会紧急救援，韩国人刹那间从浪尖翻到了谷底，失业人数达到了 150 万名以上。在从 1997 年下半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相比，韩国事态发生得相对较晚，但却来势凶猛。在同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救援协议之前，韩国的可用外汇储备只剩下 50 亿美元，韩国离国家破产只差五六天时间；在 1997 年圣诞节前夜，韩国的可用外汇储备只有 30 亿美元左右，金大中说，国家不知是明天还是后天就会破产。韩国最终避免了国家破产，是因为 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和美、日等西方国家提供了多方面的大量援助。在迄今为止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所有国家中，韩国是最受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优待的。在 IMF 为韩国制定的救援计划中，援助总规模将近 600 亿美元，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一个国家所实施的最大的经济援助。它所涉及的国际金融机构，既包括 IMF，又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它所涉及的国家则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因此，可以说，对韩国的救援，是国际社会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营救。对人类历史上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应该记录下来。对中国公众来说，了解韩国经济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还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韩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走过了一条发展中国家从摆脱贫困到走向富裕、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不平凡之路，创造过无数个神话和奇迹，有过许多成功经验，而如今又走向沉没和衰退，有着一些沉痛的教训。那么，应该如何认识“韩国之路”？韩国的成功和失败原因何在？“前车覆，后车诫”，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无意义。其次，韩国在克服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在处理与经济危机有关的各项事务中，出现了一连串的失误，这是一本活的经济学教科书，是韩国以沉重的代价向世人贡献出的最好的经济学实验成果，是书本上所见不到的，是实验室里所不能完成的，这种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经济改革、金融管理乃至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本书从韩国经济危机的起因写起，重点描述了从1997年11月21日韩国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到1998年5月18日韩国前经济副总理姜庆植和前青瓦台首席经济秘书金仁浩被捕前后共半年时间内，韩国经济危机从发生、发展到“秋后算帐”，从“激荡”到“阵痛”的全过程。在叙述风格上，前后有所不同：“激荡”篇以事件和主题为主线，以时间顺序为辅线，“阵痛”篇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日记式”，其优点是能够较清楚地反映动态发展过程。当然，这两种叙述方式的各自优点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缺点的存在。叙述方式是依据记述内容的特点而确定的。在全书的最后两部分，为了帮助读者认清韩国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作者还以自身在韩国的经历和韩国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与态度，对韩国文化做了粗略评价。此外，本书还附带对中韩关系中的一些事件和问题做了简单介绍。

需要特别指出，本书在许多方面对韩国社会、韩国经济、韩国文化以及韩国人持有否定性观点，也就是说，是给韩国“揭

短”的。为避免对中国读者造成误导，为免使韩国人士产生误解，也为了阐明我对韩国和韩国人的基本立场，在此，我想强调以下五点：第一，从总体上说，我对韩国和韩国人的认识，与肯定相比，更是否定的。我不认为“韩国之路”是一条成功之路，这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而是包括全社会各个方面。我所了解的韩国与韩国人就是书中描写的那个样子，我认为那就是真实的韩国，至少现在是这样。第二，这并不否认韩国存在一些成功经验，韩国人身上具有一些优点，有许多方面至少值得我本人学习。对此，我在书中已经做了尽力挖掘，只是，看起来，肯定性的还是不如否定性的多。对此，我感到很无奈，因为事实就是如此。第三，本书写的是韩国危机时代的事，而危机时代本身就是忧多喜少，坏消息多，好消息少，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描写这个时代的书也就只能如此写。第四，中韩两国是近邻，五年前，两国又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本人有许多韩国朋友，个人事业又与韩国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写作本意上说，首先是希望我们能吸取韩国的一些经验教训，避免犯韩国式的一些错误。

我想对读者说：你完全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或者批判，因为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没法否认我在书中所讲的每一件事实，因为我对它们都做过一一核实。

作者

1998年7月8日 北京

上

激

荡

篇

1. 危机的种子

1997 年底，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危机是以股市急跌、韩币贬值、外汇告急为突破口的，因此，大多数韩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只是在资金周转和外汇流动方面暂时出了问题。随着危机的进一步深入和韩国全局性问题的暴露，舆论开始指出，从 1997 年初的韩宝事件开始，韩国经济就出现了问题。对于韩国危机的起源最早应该追溯到何处，莫衷一是，而弄清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

笔者认为，韩国这次经济危机，早在 1995 年和 1996 年韩国经济发展达到高潮时就已埋下了种子。正是乐极生悲、祸福相依。我们就从那时说起。

1992 年，金泳三当选总统的那年，韩国人均 GNP 是 6988 美元，而三年之后的 1995 年，这个数字达到了 10037 美元，比政府计划（9339 美元）高出 698 美元，韩国人提前实现了过万美元的目标。1996 年，这个数字达到 10548 美元。世界被震惊了，经合组织（OECD）在这年年底张开双臂热烈欢迎韩国成为它的正式成员。韩国人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OECD 是什么？富国俱乐部，它在全世界只有 32 个成员国，而它在亚洲，至今只有两个成员：日本和韩国。几十年来，韩国人做梦都想赶上日本，如今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从此开始，可以和日本人平起平坐了。好日子实在来得太快。韩国人的心情自然是欢欣鼓舞，人们开始感叹：文人政府和军人政府就是不一样！

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西方主要国家大致都花费了一二百年

的时间，而韩国只花费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便创造了所谓的“汉江奇迹”。奇迹必然是通过非正常手段而取得；奇迹的背后掩藏了大量的冒险，成堆的问题。

在1995年和1996年那个时候，高成长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在紧急实施经济“软着陆”。那时，韩国表面上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从1993年至1996年四年间，韩国只有26家企业倒产。但其内在的矛盾却已开始露出端倪。从1992年至1995年，美元对韩元的汇率由1:788.4（即1美元兑换788.4韩元，下同）降到了1:774.7，韩币有所升值，而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也就越来越低下，1996年全年贸易收支赤字达到237.2亿美元，在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而总外债达到1047亿美元。种种迹象显示，韩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极限，有挺不住的感觉。

这时，如果韩国政府是明智的，如果韩国国民是理性的，他们应该重新审视过去那走钢丝般的历程，放缓脚步，进行适当的修补和调整。当然，如果是这样，也就不会发生1997年底的大崩溃了。

事情恰恰相反。金泳三上台后，制定了一个“新经济计划”。在这个计划中，韩国政府要使韩币不断升值，要使之变成硬通货和世界主要货币，要使之步步逼近美元。请看，1992年计划让汇率达到1:780.6（实际是1:788.4）；而到1997年，计划达到1:722.6（实际在1997年12月23日，顾客从银行购买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2067，即购买1美元需支付2067韩元）；1998年则计划达到1:695.2。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防止韩币贬值，韩国政府在做“反方向经济运动”。为此，1996年下半年仅四个月，政府在外汇储备中付出了90亿美元的沉重代价。

何止如此。金泳三在1995年和1996年的连续胜利后，要在任期结束之前，续写功绩。于是，他提出了“全球化”的口号。韩

国人已不甘于世界第十一把交椅，他们要在 2010 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这是 1997 年底大崩溃之前韩国人的普遍心路，是韩国上下各界共同一致的、公开的口号，不是本人的杜撰和强加。一句话，所谓“世界化”，就是扩张，不断的扩张。悲剧的序曲正是由此开始。

这里，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三星公司决定杀进汽车行业一事。

据说，在日本的全部出口产品中，电子和汽车大致各占 20% 的比重。而韩国，虽然电子产品能在其总出口产品中达到 20% 的比重，但汽车出口还达不到其出口总量的 5%。韩国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如现代、大宇、起亚等的产品主要还是依靠内销。

三星公司本以半导体生产和出口而发家并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位置，但以喜欢直接拆卸汽车和开飞车而闻名的三星老板李健熙从 1994 年起就坐不住了，他不满意韩国汽车内销过多、出口比重太小的现状，决心打进已经竞争十分激烈的汽车行业，开发中高档汽车，打进国际市场，续写“三星不败”的神话。

李健熙的扩张欲望就像刹不住的汽车，他的计划真可谓雄心勃勃：到 2005 年，在汽车行业投资 10 兆韩元，来个惊天动地。10 兆韩元是个多大的数？当时美元对韩元的汇率是不足 1：800，即使按 1：800 计算，这是 125 亿美元。对一个企业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从哪里来？三星当然没有这么大的资本，这个大黑洞只能靠借贷去填。海外的当然要借，国内的也不放弃；借到的数额不够怎么办？靠高利息诱惑！

据说，从 1994 年决定进军汽车行业，到金融危机爆发，三星已在汽车行业注入了 2.7 兆韩元。

韩国三十余年经济增长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生产成本低、竞争力低，原因很简单：物价高、工资高。韩国出口贸易的效益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江泽民曾访问过的蔚山现代汽车

工厂每出口一部汽车的纯利是 15 万韩元，也就是说一百多美元；而韩国每出口一台 21 英寸电视机的纯利是 2 美元！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不顾汽车技术开发的难度，不顾高额的建设费用，不顾公司内部人士的反对，不顾几乎看不到的效益和前景，不顾大量借款给国家和企业本身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硬要上马，而且也没有受到什么有力的阻拦，扩张就这么开始了。

今天，人们开始指责这个庞大的扩张计划：“这是一个由主人的兴趣而酿就的残局”。

三星方面却继续坚持：“三星不会放弃生产汽车的计划，三星将按原计划和日程继续挺进！”

早在危机暴发之前的很长时间，三星就开始为尚未面世的汽车做电视广告；在危机爆发之后，当三星的汽车生产计划越来越受到质疑之时，这个电视广告仍然在各电视台播出：“1998 年 3 月，三星将出产汽车；要是三星造的话，可就不一样了！”

1998 年 2 月 3 日，韩国大报之一《朝鲜日报》报道，三星已为即将在 3 月诞生的第一种中档车起了名字，叫“SM”（Samsung-Motors）。

看来，三星的第一台车是一定要诞生的，这是刹不住的了。三星要跟舆论、要跟市场较过这个劲来！

果然，2 月 17 日，三星公司在汉城新罗饭店展示了它的第一台车：SM5。三星决定，从 3 月 5 日起正式开始向顾客销售这种汽车。

这是三星，这是企业。那么，金融呢？

韩国的中央银行叫韩国银行（简称韩银）。在其之下又有很多综合性银行和专业银行，例如汉城银行、第一银行、外汇银行、进出口银行、商业银行、产业银行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银行之外，还有大批的综合金融社（简称综金社），它们后来

成为金融危机的主犯，而这些机构的出现，正是韩国经济扩张计划在金融领域的突出表现。综金社原来只有 6 家，1994 年之后，政府允许大批投资，金融社扩大业务范围，转变为综金社，到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综金社发展到 30 家。综金社的主要业务是从海外大量获得低息贷款，然后再以高息出货或者直接投资。与投资金融社不同，综金社不仅可以经营韩币，而且可以经营外汇业务；不仅可以投资国内，而且可以投资海外。

在金融政策上，韩国政府对综金社采取的一些办法，在后来起到了致命性打击效果。第一，开门自由，不做限制，以此强化市场竞争力，结果是过于泛滥和混乱，同时导致竞争激化、效益不高。第二，既然是这样，就应该允许那些在竞争中败北的综金社破产，但当局却不允许他们在经营不下去时破产关门，于是就建立起了一种叫作“缓期破产协约”的制度。当局制定出这种怪制度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不想承认综金社会破产，他们梦想那些综金社能够通过低贷进、高贷出，永远取得成功，他们要用这个制度来把破产挡住。此外，在这个制度出台之前，企业一旦倒产，便将其恶性财务问题转给银行处理，最后再由韩银对这些银行进行支援。这个办法虽然很简单，却给韩银和整个银行圈带来太重负担，当局不想再这样下去，于是，便想出这么一个怪招，以图阻挡住综金社破产。其结果是，综金社在出现资金周转不灵或休克时，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成。第三，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涉及面总是比较大，常常不是单独破产，而是要拽上几个金融机构或企业一起破产。因此，许多先进国家为了避免这种连锁反应的出现，一般都建立一种保护制度，只允许出问题、非倒不可的那一家倒，而不让它连累一大片。表面上，政府要为这种制度付出不少代价，但总体上它的收益很大，尤其是在避免大面积金融危机时，它的作用显得更大。而韩国呢？悲就悲在这里，没有这种保护制度，却将综合金融业的大门彻底打开！这就是韩国

经管当局所谓的“市场原理”。

扩张不仅是急速的，而且是无理的，它在等待它应有的结局。

进入1997年，韩国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这些大事件，作为突破口，集中暴露了韩国最深层的问题；作为导火线，将韩国危机一步步引向最后的总爆发。

1月，韩宝事件发生。从表面上看，一家债台高筑、经营不善的企业倒产，是极自然的事情。问题在于，随着媒体的不断曝光和事件的深入发展，韩国长期以来政经勾结、肮脏交易等问题，最终得到彻底暴露。韩宝老板郑泰守和他的儿子，买通政客，在早已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进一步获得银行贷款并发行高达5兆韩元的公司债券，给国外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政府也未对此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外国投资者连呼上当。此间，代表金泳三声音的青瓦台首席经济秘书李锡采真可谓一语惊四座：“即使银行也彻底垮台，政府也没理由提供任何帮助！”外国投资者的心凉了半截。随着金泳三的儿子金贤哲以及包括前首任驻华大使、国会财经委员长黄秉泰在内的大批政客的锒铛入狱，金泳三政权开始变得摇摇欲坠，韩国作为国家的对外信誉开始下降。韩宝，从经济事件演变为政治事件，为韩国后来的崩溃，写下了伏笔。

2月，韩币开始贬值，韩国政府采取了强力干预，死保韩币。沉重的代价换来了暂时的汇率稳定，也使问题得以掩藏，但孕育了更大的危机。事情很快就滑过去了，没有引起政府的高度警觉和进一步思考。金泳三不想看到在剩下的一年任期内再出什么乱子，即使出了，也不想承认。问题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市场的那股劲正在暗地里积聚。

这时，金泳三政府的眼睛在盯着另一件事情：“金融改革案”。这个改革方案本意是好的，如能获得通过也将对韩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已经开始众叛亲离、摇摇欲坠的金泳三政权没有正确估计自己的政治力量，在向国会提出后，国

会以不够完善、需再斟酌为由，束之高阁。而且，3月6日新的经济副总理姜庆植上任后，更使这个计划误入歧途。这位新的经济总管雄心勃勃，无视政府政治力量的薄弱，决计要在自己任期内，强行使之通过，付诸实践。因此，5月以后，金融改革之风越刮越烈，当局急不可待，在6月17日将这个以金融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法案公布于众，姜副总理认为，这样便可以将逐渐失去的对外信誉迅速挽回。已经开始疑心大起并着手撤离的外国投资者，再次被吊起了胃口。但姜副总理吹起的这股风，却遭到了韩银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身兼财政经济院（相当于政府财政部加经济部）长官（部长）的姜副总理抛出的这个方案，只从财经院的本位出发，有损整个金融界利益，必须坚决抵制。从此，韩银和财经院之间，便立起了一道没法逾越的沟壑。后来，到大崩溃之前，这些主宰韩国经济命脉的机构和人物，已经不满于办公室内的文斗和舌战，来到了国会，走上了街头，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可想而知的，11月18日，也就是姜庆植被解职的前一天，国会会议再次否决了这个法案。

“金融改革法案”，好端端一盆菜，吊起了外商们的胃口，却突然飞出了苍蝇，令客人食欲全无。反倒是政府的言而无信和能力低下，经济体制运行中的不协调，一览无余。这样的投资环境，谁还敢再相信下去？

直到这里，应该说还只不过是崩溃的背景和引子而已。1997年7月，韩国内外发生了两件大事，拉开了韩国金融危机的序幕。

一是这时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从两个渠道对韩国的综金社予以严重打击。首先，西方投资者开始对整个亚洲圈的经济前景表示担忧，这使以借款为生的韩国综金社再从海外借款变得异常艰难。综金社大都借有大量的短期外债，靠不断的海外输血来支撑资金周转。据统计，在过去三四年间，综金社从海外获得的贷款规模高达154亿美元。而一旦海外财路中断，

综金社自然就转不起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综金社成为韩国的第一批受难者。其次，韩国的综金社大都在东南亚投资不少，东南亚形势恶化后，这些投资几乎成了白扔的冤枉钱。这个打击，对综金社来说，比之前者，更为直接、巨大。韩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综金社，本来就已弱不禁风，在东南亚这股强气流吹来之后，根本就招架不住。他们既不能按期收回在东南亚投资的本利，又必须按期偿还那些巨额的短期外债，双重压力之下，自然喘不过气来。危机发生之后，所谓的“流通不畅说”，正是这个意思。

二是起亚事件。7月15日，由于大量贷款、经营不善、无休止的劳工抵抗等综合症，起亚周转不灵，出现休克。起亚是韩国三大汽车厂家之一，在韩国的超大型企业中排名第八（一说排名第七），而且起亚的外贷规模较大，外国股东中既有美国福特公司又有日本马自达，因此，它的倒产所造成的损失远比韩宝要大。最重要的是，政府对起亚事件的处理显得漫不经心、软弱无力、不负责任，致使起亚在三个多月内处于混乱状态，韩国给人一种无政府状态之感。就在内外各界都等待着政府采取有效干预和负责的处理办法之时，政府的经济三巨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适时地宣讲“市场原理”论。姜庆植公开指出：“个别企业的问题是当事者自己处理的事情”、“不良企业的处理问题应交由市场机制去决定”。青瓦台首席经济秘书金仁浩和韩银总裁李经植也一致表示“起亚的处理问题，市场知道该怎么办”！

“市场原理”是个法宝，谁都想学一学、用一用，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和运用。大部分韩国人所理解的“市场原理”就是“三星吃起亚”，那时，市场上正流传着三星要吃掉起亚的所谓“三星阴谋说”。而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三星是否吃掉起亚，他们担心的是能否将在韩国企业和银行的债权收回。他们不仅在起亚这样一些问题严重的企业拥有股份，而且，还由于相信韩国政府，向韩国的金融机构大量出货。政府在这种背景下的“市场

原理说”，就意味着政府要撒手不管，对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不做任何保护！

这是一个大为不吉的信号！这是韩国对外信誉下降的真正开始！从这时起，华尔街开始传言，韩国要爆发金融危机，要向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

10月22日，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沸沸扬扬之后，姜副总理终于宣布，国家将对起亚实施“法庭管理”，政府将把起亚收归国有（注：事实上这个决定并未立即执行，此后政府在起亚问题的处理上又经过了无数反复，到本书截稿时也没有最后结论）。

从7月到10月这三个多月时间，对韩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这期间，韩国政府和国民在干什么呢？

姜副总理这时似乎无事可做，他极富闲心，穿梭于各地方城市，就21世纪国家的发展课题进行系列讲演。他在向世人显示，近视是可怕的，国家必须要有长远眼光。对于眼前的问题，他不屑一顾，至为乐观：“韩国的经济根基是牢固的，金融市场的一点不安定只不过是心理因素造成而已”！以财经院次官姜万洙为首的一大批经济官僚也纷纷发表言论称：“韩国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汇率体制不同，债券市场开放得也比较少，因此，情况根本不同”，“韩国的外汇储备尚未出现什么问题”。

国民和舆论呢？在1997年的秋天，韩国人主要忙着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与美国有关。韩国的卫生检疫机构在从美国内勃拉斯加州进口来的牛肉中发现了O-157病菌，随后又在冰淇淋和水果中发现了病菌，韩国人的劲头上来了，紧急召来了美国农业部官员，又是化验，又是谈判，韩国人寸步不让，言辞激烈。美国人“灰溜溜”地走了，韩国人似乎把事摆平了，他们不再吃美国牛肉，美国牛肉价格一落千丈，经营美国牛肉的韩国商人赔了个血本。这段时间，韩国人只吃自己的国产牛肉，因为，只有自己的最干净、最放心，“韩牛”价格陡涨，所有经营牛肉的店家都用